

陸宣公全集釋義六



庫文閣内		
四八函	四〇九四	漢書類
一四架	一二冊	

庫文閣内		
三三函	四〇九四	漢書類
三一架	一二冊	

庫文閣内		
三〇六函	三八四五	和
二四架	一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和	38451
冊數	12 (6)
函號	206 677

陸宣公全集釋義六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 淺草文庫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事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周禮天官體國經

職合分憂漢循吏傳宣帝常稱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

唯良二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

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

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

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

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
 此制有用隨郎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
 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
 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
 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令填迄今二年竟不
 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
 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
 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
 揚為喻韓非說林夫揚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
 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
 揚以十人之衆樹之難而去之易也能不為之歎惜哉况
 一人者何也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

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
 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
 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
 昧以聞謹奏

論公邊守備事宜狀

舊唐書公傳河隴陷蕃已

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
 疲於戎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
 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
 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云云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

漢王陵傳陳平

曰宰相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

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

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
 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

精確審當千古之
 正論實諸葛亮之
 後一人也矣

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
 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
 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
 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
 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
 量度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
 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書禹貢
西戎即
叙傳羌鬻之
屬皆就次叙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禹貢疏要服要束
使服荒服政教荒
忽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
無以服凶獷獷漢書註
鹿惡貌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

復解之也美長城陸賈新語秦始皇始
帝築長城於戎境則曰設險可以固

邦國而扞寇讐易象傳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

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詩六月薄
伐玁狁以

奏唐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

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

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

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

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

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

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

周城朔方而玁狁攘詩出車王命南仲
往城于方傳朔
方近玁狁之國也又赫赫南仲玁

狃于襄傳秦築臨洮而宗社覆史蒙恬傳起臨洮屬之

襄除也古諸羌地也陳涉吳漢武討匈奴而貽悔漢西域

廣因戍役起兵秦終臣財用竭寇盜大宗征突厥而致

之費不可勝計力屈棄輪臺之地安厥師旅

安貞觀三年李靖伐突厥四年俘頡利可汗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

年漢文帝紀二年六月匈奴和親六年匈奴入上郡雲

戰至武帝紀二年秋與匈奴和親六年六月匈奴入寧於累葉宣帝紀五年鳳子孫昆弟以下將擊死者以萬人

來降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北邊晏然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來朝元帝紀竟寧元年匈奴庫韓邪單于來

無朝終成哀世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

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

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

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

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

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書仲虺

傳有以道則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

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豐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

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

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無御戎之善經

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

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不舊唐書無足以自保勢不足

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

遇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以舊唐書遠追雖非安邊之
 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
 襄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
 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舊唐書高祖紀大業十三
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政要任賢皆順其時而不失其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
 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詩六月獵狁也行即序之方
 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
 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新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
 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
 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舊唐

書作必定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
 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
 有之矣其要在於失入肆慾則必斃任人從衆則必全
 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舊唐

書有河隴用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

內難肅宗即位回紇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於是

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唐吐蕃傳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

討難邊候空虛吐蕃得乘隙暴掠回紇矜功憑凌亦甚

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回紇矜功憑凌亦甚

唐回紇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

中國不遑振旅晉語邲之役三軍不振旅而四十餘年

使傷耗遺吐竭力蠶織詩瞻仰婦無公事休其西輸賄

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
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
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
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
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
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
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
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
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
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
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

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
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
方之俗記王制五方之民皆有性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

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
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獵射供飲茹多馬而尤
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亾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
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肉力爭驅交鋒原野
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是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
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
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精

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
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
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
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天安其居而後
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澶踐墜壘軍營
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
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
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左傳昭三十一
年伍負曰楚
執政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
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

孫子謀攻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

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
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
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
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
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
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
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
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
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
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武欲勝

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之，不可以法制驅之，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戎一作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

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隣，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

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
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
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
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
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
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
驕子驕子孫子地形譬如姑息如借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
不加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
指計歸張頤待餌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
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
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

戍卒事見
漢陳勝傳

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
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
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
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
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
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
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
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
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焚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
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
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

懲以威不恪左傳文九年也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

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論語為政

端橫木以縛軌者軌者轅端上曲鈎衡者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

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

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

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

養詩既遵養時晦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

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

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率債軍蹙國者

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

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况又公忠者

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

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

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

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

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

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

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

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

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

糊是垢

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井日耗
 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摧鹽稅酒之
 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最强盛為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
 勝兵之徒胡三省曰謂之才力堪執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
 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
 且又器非犀利漢馮奉世傳器不犀利晉灼曰犀堅也甲不堅完識迷韜
 鈴解見于下文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
 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
 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
 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

疆

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
 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疆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
 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
 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
 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
 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庭衆散
 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左傳僖五年土
 為日一國三公從十羊九牧隋楊尚希傳所謂民欲令齊肅
 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胡三省曰開元天寶以來
 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
 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

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

四鎮解見于下文

權附隴右於扶風所

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

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

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

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

衡胡三省曰無所抵昂而平視之也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

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

揖讓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

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

軍實左傳隱五年文註車徒器

械及所獲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

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

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

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記中庸文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

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

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

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徧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禮檀弓子思曰今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而欲使其協力同不亦善乎註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信白起孫武吳起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

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

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有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枕

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史司馬穰苴傳語誠謂

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答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師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迹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

帥

疆吳本此漢

吳本授此援

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授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

詩大田傳食根軍旅之膏肓也左傳成十年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育之下

註首兩也
 心下為膏，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膏不療而苟
 哺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
 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
 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
 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
 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
 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
 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舊唐公傳雇召工人就
 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
 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
 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

只本部北郡

糴各酬倍價，務糞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
 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
 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
 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
 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
 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
 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
 內兵馬悉以屬焉。二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
 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
 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戶口
 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

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
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
任之道以宜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
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
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
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
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
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
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
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聲陳狂愚惟所省擇謹
奏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一終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二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議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唐德宗紀貞元九年十一月

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
瘴癘翹心望徒既閱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
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
上稽恤宥之肯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
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佩
韻府按唐人得罪遠貶遇赦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

陸宣公集

卷之十二

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

鴻恩凡是貶謫葉作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

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書大禹謨

疏欲安民必須一意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

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

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

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二狀前月十二

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

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膺旨

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左傳僖

三年秦孟明視等與晉戰敗而還秦伯嚮師而哭曰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晉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售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誇
掩大德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
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
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葉作罰法宜從輕赦宜
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
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
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
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洽新恩
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

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
荏苒淹邸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
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
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
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
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於開元末李林
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
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
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
長往廻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
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

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前漢刑法志：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晉天下之網密矣，然姦軌愈起，儉邪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

憎行法，乃暫使左遷。

漢周昌傳：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

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

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入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

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二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又曰無曠廢官天工人其代之書皋陶謨文傳曠空官蓋謂士不可不多也位非其人為空官

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

論語衛靈

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此理道得南面而已矣註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

漢章

帝紀朕思遲直士側席異開註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

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詩鳥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惟施丹雘書梓材若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

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禮著造士記王制升

征於司徒曰造易尚養賢周易象傳聖人益以人皆含

土鄭註造成也

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詩核

璞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

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入運鍾衰

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在及其雄

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書武成文傳然如林言盛多

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

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

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

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懷詭立名

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

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

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

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

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

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

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

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周禮泉氏嘉量既成以觀四國輕重相欺

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

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

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

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

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

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
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
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材
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
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
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入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
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記緇衣文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
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
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

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
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
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
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
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
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老子
有德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
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
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
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臯陶謨文傳

元首君也最勝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

細碎無大略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

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

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

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苟求不

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左傳昭十三年晉政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

珠不能無類韓詩外傳魏王曰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無類高誘註類盤連城之璧不能無瑕史記藺相如傳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

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論語述而五十五

矣何晏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七而知天顏子

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祗悔為美易繫辭傳顏子之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況賢人以

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

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老子

八章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齊桓不以射鈞

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

復九敗之辱九敗言也前史序項籍之所失天下曰於

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史記酈食其傳項王有

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見于呂氏春秋貴公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

論語憲問
桓允合諸
侯

道魏志陸瑁傳漢高棄瑕錄用之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

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尚書大傳三王進之統若循環

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

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

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

致時雍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

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

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

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

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

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記坊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記中

文庸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察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治長文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文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事見上文嚶嚶利口者未

必智漢張釋之傳畜夫喋喋利口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捷給史記作謀索隱多言也

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

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見千記所舉王制

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

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

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

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
試垂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
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
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財良御適險
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
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此語未
考所出
才難不其然乎論語述
而文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
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
曷由得入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
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

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
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
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
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
夷率服洎鳥獸魚鱉亦用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
所見于書
舜典鑒釋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
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
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
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
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
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

當不怨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

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

官久於其任未考所出以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記文

文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世說何晏鄧颺引

古義深以戒之賜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莊子天

曰此老生之常談讀書於堂上輪扁問曰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徒眩

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

論資序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二百亦能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

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書虞書舜揚

揆傳揆度也度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

刺史後漢百官志每州刺史一人六高第者即遷為郡

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

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州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賜爵關

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

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

等之異通典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丞為副

簿書州府有九等之差長吏司馬錄事參軍事錄事司

軍事司法參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通典六曹吏部兵

部為中行禮部郎中員外五等之殊按六曹皆有郎中

郎中員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通典屬門下補闕拾

遺通典掌供三等之別泊諸臺臺一寺九率類於斯悉有

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

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

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蘇陞洪水

書洪範績用靡成堯典九載猶終九年然後極竄

舜典後代設有如蘇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

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

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

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

外祖沈易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

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通典掌封爵皇之枝

身告司勳通典掌校定勳績論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

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

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

異哉先聖之初代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

情有二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

優陸作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

平洪顯繼以凝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洪範彝叙庶位

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嚴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

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

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

陸作

洪顯

陸作

洪顯

陸作

陸作

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
 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
 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
 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緝熙詩維清文箋光明也匪唯
 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
 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駟虞為節
 樂官備也射義文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
 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世文王議者
 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
 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
 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

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
 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
 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
 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
 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
 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
 其唯聖人論語子張篇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耳降及中
 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
 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史蔡澤傳月滿張無不弛記雜記
弛文武不能也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
 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漢牧乘傳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
 度之至夫必過坐深文所糾漢張湯傳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
 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
 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
 而獎之不滯入於已成之功不致入於必敗之地是以
 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
 以為法遷轉甚速則入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入心
 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
 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
 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
 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

夢想思賢
 出書說命

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
 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
 未光當代良兼有由字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
 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
 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
 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
 以避請為奉公之誠以補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
 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
 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
 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
 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

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辰

禮明堂位天子負斧依而南鄉而南昧識不足以周物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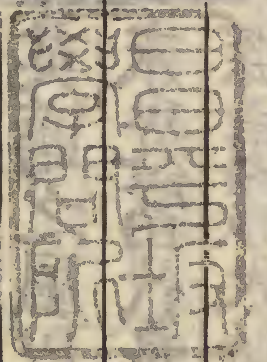
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文選潘岳詩在

賢路妨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詢刺之所生必

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

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

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二終

